

太 阳（《文学作品活页文选》第2期）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建国门内湾子河10号）

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书 籍 编 辑 部 编 辑

南京七二一四工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 印张 45 千字

1984 年 7 月第 1 版江苏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55·193

定价：0.18 元

中篇小说

太阳

郑彦英

谁要是把《太阳》看作是写三角恋爱的，那就错了。作者所提出的人生课题是十分严肃的，它有待你去思考，去排解……愿你带着同情，关注和悬念，走向太阳！

文学
作品
选
页
文
选

2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头

桩桩从厨房出来，进了屋，闭住门，换上一身新衣裳，对着镜子照了照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脸上的肌肉颤了几下，然后转身出屋，朝后院看了一眼，便走出家门，走上葫芦湾的街道。

正是吃罢中午饭，泾河岸边忙碌了一夏一秋的男子老少们，正松松泛泛地聚在村中间大皂角树下的场地上，下棋、打扑克、丢土方、闲扯乱吹、嘻嘻哈哈。五十一岁的桩桩老远就听见了他们的喧闹，但只漠然望了一眼，便目不斜视地、颠颠向村西走去。走到代销店门前，迟疑了一下，又坚决地迈了进去，从兜里掏出五块钱，往柜台上一搁：“有啥农药？”

“咦，桩桩叔，”代销员不解，“眼看入冬了，要农药啥用场？”

“这你别操心，我有我的用处。”

“那……只有土农药了。”

“买一瓶。”

他拈起一小瓶农药，扭头就走。

“找你钱。”代销员在后边叫。

“后晌找给你婶子。”他丢下一句。

他拈着农药，走到代销店后边的小山丘上。从这里，可以看见蜿蜒的泾河，可以看见村东头葫芦形的水湾子，可以看见整个村子、看见他的家。他的眼光注视着他家的院儿，久久地，一动不动，忽而咧了咧嘴，脸上现出了笑漪，喃喃道：“榆钱儿……榆钱儿……好好地活……好好地……”说着，脸上竟淌下两行泪。随着，他举起了瓶子，下唇颤了一下，不禁闭住了眼，但又猛地睁开，迅速拧掉瓶盖，“咕冬咕冬”象喝凉水一样

将农药喝了下去。

片刻，抓着瓶子的手缓缓离开嘴边，“咚！”瓶子从他手里滑落。他的身子猛地往前一栽，又往后一闪，靠住了身旁的小榆树。他转动脸面，对准他的家，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他家的院落，一眨不眨，直到全身瘫软，顺树坐了下去。

代销员找好了钱，心里突然一沉，浑身猛地爆出汗来，慌忙跑出代销店，发现了倚树瘫下的桩桩，不禁大惊失色：“桩桩叔——”

听见喊声，皂角树下的人们全都跑来了，见状无不吃惊。村民们的推断往往是既简单而又准确的：这几年不缺吃不缺花，桩桩又没有和村里人闹别扭，准是他那年轻的老婆容不下他！顿时，正义感、复仇心在村民们心头燃起熊熊火焰，一部分人急慌慌把桩桩抬往医疗站，一部分人吆喝着奔跑进村，又赶回家里拿出锄头、铁锹，吼叫着向桩桩家里奔去。

在桩桩家后院的猪圈里，两头猪正喷着响吃食。猪圈外，在和邻居大喜家半人高的界墙跟前，站着榆钱儿。她把那乌溜溜的大辫子摆在胸前，双手拨弄着垂在腰际的辫梢，两眼顾下看着脚尖尖。两张红润的嘴片子，微微一张，又抿住了，抿了片刻，又微微张开，但最终，还是没说出话。

墙那面站着大喜，他蹙着眉，双手在腰际搓上搓下，两眼直直地看着榆钱儿，等着她的回答。

就在这时，那吼叫声、奔跑声传进了他俩耳朵，才一会儿工夫，那恐怖的声音就扑到了榆钱儿家门口。当“桩桩喝药死了”的声音同时扑入他俩耳朵时，他俩都惊呆了。但一瞬间，大喜就反应过来，他们知道乡俗：凡女人逼死了男人，村民们不打死女人也要打得她后半辈子走不到人前面。在这危急关头，大喜一伸手抓住了发呆的榆钱儿：“还不快过

来。”

榆钱儿翻过去了，人们也吼叫着闯进榆钱儿家了。在房间里、厨房里没有找到她，就跑到了后院，隔墙上那明显的印子给人们提供了方向，很多人立即翻过墙去，有的站在墙头上四处观望。人们在大喜家跑了一圈，没有看见人影。忽然，有人发现后院的玉米杆儿垛有新搬动的痕迹，便齐齐地大吼一声，哗地将玉米杆儿垛围住，墙头上的人也跳了下来。

“挪开玉米杆儿，拖出那货！”

“不挪，不出来就烧死她！”

“烧！”人们吼叫着，盯着玉米杆儿垛，垛子仍然一动不动。

人们更加愤怒了，一南一北地点起了火。

“噼噼啪啪！”火苗子窜了起来，烧了起来，开始一阵蓝烟，接着成了黄烟，最后看不见烟了，只看见热的气流和黄中发白的火焰。

直到这时，那垛子里还没有动静。有人怀疑她是否在里面了，有人心里又生起怜悯：能眼看着将活人烧死？但不管怎样，没有一个人上前灭火，人们不眨眼地看着火焰，看着柴火垛。一刹间静得出奇。

他俩确实在垛里。

她推他：“我，反正，活不了……你，出去……”

“不，要死，死在一块儿。”

没有比死亡更能考验爱情的坚贞了，这时候，任何语言也不需要了，两个人的理解达到了最高程度，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。

“噼噼啪啪！”火焰越烧越白。

“六十九块三毛三。”桩桩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这个数，拉着架子车走出了收购站。“不对，不应这么少，起码七十块呢！这头猪比去年卖的那头肥实多了，还能比那少卖三块多？这收购员，心太黑了！不行，找他去！”他不由停住脚，又一转念：

“人家刚才叫咱看秤呢，咱不认得那铁杆子磅秤么，咳！”他叹口气，摸摸揣在腰里的钱，扑踏扑踏又走了，心里骂道：“黑心的，心叫狗吃了？你年轻的穿得齐齐整整的，还戴着手表呢！你都不可怜可怜我么！我四十多了，还光棍一条，只有那两间破草房子，哪个女子愿意嫁给我呢？再不想办法攒钱盖新房子，老婆还有门么？”

一路上他就这样想着、说着，心里重得很。不知不觉，走到泾河塬上，看见了那弯弯的河流和被树荫遮盖着的村子。他刚要抬腿下塬，小路上跑来一个瘦弱的女孩，扑腾跪在他面前，哭叫道：“叔，大叔，救……救救俺……”

他吃了一惊，使劲儿眨了眨眼，咄，这秀眉秀眼的女娃子咋流眼泪呢？穿得整整齐齐的还有啥求我的？

“俺爹病了，动都动弹不了，想求您帮着拉到村里……”说着指指小路旁一棵千疮百孔的老槐树。他顺手望去，发现一个黑瘦的男人倚树坐着，头微微歪着，靠在树身上。他想：谁能担保串亲路上不得病呢？他立即应承：“好，我去拉！”

“谢承你！谢承你！”那女娃又连磕了两个头，磕得他心里一跳一跳的：生这么大还没受过这么重的礼呀！他连忙伸过手去，抓住女娃那细细的胳膊，“别……别……咱走。”

女娃站起来，快速用手背擦擦眼，就朝那棵大槐树走去。

他连忙迈腿跟了上去。快到大槐树跟前，女娃跑了两步，扶住她爹：“爹，睁开眼，有救了，有救了……”

那汉子眼皮儿动了几动，才睁开了一条缝，看见了拉架子车走来的桩桩，嘴唇咧了咧，喉咙口咕咕响了两声，但终究没说出话来，又闭住了眼。桩桩连忙过去，帮女娃把她爹抱到了车上，又对那女娃说：“你也坐上，扶着你爹！”

“不不，”女娃感激地看看他，“我走着。”

“叫你坐你就坐吧！你有多重？”

女娃迟疑了一下，但还是坐上去了，把她爹的头放在她的腿上。

“这就对了。”又问，“你是哪个村的？”

“俺……”那女娃浑身一动，转过脸，眼里忽又闪出泪花花，“俺是要饭的。”

“要饭的？”他猛地一震，眼睛也直了：要饭的能穿得这么干净？咋办？他病成这样，拉到我家吗？我的口粮也不多呀！还得请医生呢，请医生就得花钱呢！她哪有钱呢？难道我这卖猪线……不不，不能！我还要攒钱盖房娶媳妇呢！可……能见死不救吗？难道能让这弱气的女娃再拦住别的过路人下跪吗？哦，不不！等那样，村民的唾沫不淹死我才怪！我也是个人呐！这几年年景不好，世事乱，要饭的多，倘若我也落到这地步，别人也不管我，我咋办呢？哦哦，拉他走，拉他到家里，给他灌米汤，他准是饿昏了！

想到这里，他朝那眼泪汪汪的女娃点点头，温和地说：“别哭，你放心，到我家去！”说完转过身，拉起架子车就走。

又到塬顶上了，又要下陡坡了，他停住脚，回过头，看见那女娃正切切地看着他，脸上的泪水还没干，心里不由酸酸的，连忙说：“坐好，扶好你爹，下坡了，别闪着。”

“嗯嗯！”女娃点点头，“大叔，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恩！”

“别说这！别说这！”他连忙转过身，拉车下坡。坡太陡，平日他拉货下坡，就是抬起车轱，车尾巴擦着路面，不费啥劲儿就下坡了，可今天，为了不使车上的病人颠着，他使劲儿向后仰着身子，两手向后扯，双脚一蹬一蹬地向坡下挪去。陡坡一个弯又一个弯，眼看要到坡下了，他的胳膊发麻了，小腿肚子发软了，再走很可能就会收不住步跑坡了。他只好停住脚，看了一眼正在坡下锄棉花的乡亲，缓缓地抬起车轱，刚要转身，只听那女娃惨叫一声：“爹——”

他一惊，连忙用身子顶住车横木，伸手摸那汉子的额头：呀！冰凉！再一摸手腕：没脉了！

“爹！爹——”女娃将爹的上身抱在怀里，摇着、哭着，绝了声气。

他愣愣地看着女娃，心里只觉酸得不行：这么小小年纪的弱女子，孤身一人，往后的日子咋过呢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平平心气，伸手拍拍女娃的肩：“姑娘，你也别太伤心，你家在哪儿，我们送他回去。”

女娃止住哭，吸了吸鼻子，泪汪汪地看着他，忽而放下她爹，下了架子车，扑腾朝他跪下：“大叔，我家在河南呢，离这儿几千里，你的心肠好，我求你找个席片裹裹俺爹，就在这找个高岗葬了俺爹……”

桩桩就怕她跪，连忙伸手抓住她那细细的胳膊：“起来，你起来。”

“大叔，”她仍不起，“你应承我。”

“应承应承！”他连连答应，又情不自禁地说，“我兜里还有六十多块钱呢，我好赖得给你爹弄口棺材，他辛苦了一辈子得睡安稳，我就是担心你，你往后咋过日子呢？”

“大叔，”那女娃又把头往地上磕，“我看你是个好人，我跟你过，你就把我当你的妞。”

“这这……”他那抓着女娃胳膊的手不由松开了，心里象压了一块石头：队里土地本就窄，大伙儿能答应她入户吗？再说，我一个孤身男人和这十四五岁的女娃住在一起，人家能不说三道四？可这孤单单的女娃，让她到哪儿呢？他连忙又抓住女娃那细细的胳膊：“你起来，起来说。”

女娃仍不起来：“大叔，你答应我，你点点头，我就叫你爹。”

不能点！不能点呐！他的手又软了，怎么办？给队长说，让他破个例！

想到这，他立即转过身，朝坡下棉花地里喊道：“三伯——”

队长是他没出五服的三伯，六十一了，“文革”开始他被革了职，但这两年造反派管得松了，乡亲们仍把他当队长，什么都听他的。这会儿他应声走上坡来。桩桩连忙转身对女娃说：

“你快起来，我跟队长商量，你不要再跪，再跪我就不管了。”

“嗯嗯。”女娃连忙起身，一双盈满泪水的大眼睛，切切地盯着他的脸，盯得他心里麻麻的：说啥，我也得留下这可怜的女娃！

听桩桩一说，队长为难地搓起了手掌，又走到女娃跟前，见女娃一声不吭，只是看着他，泪水不断线地流，心里不由也酸酸的，问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榆钱儿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十四。”

“咳，”他叹口气，摇摇头：“太小了。”

“不小，”女娃连忙说，“我啥都能干。”

“不是这意思，”队长说，“我队里一人只有七分地，随便添一个社员不答应，只有……不，这样不行！”

“啥？你说啥？啥都行。”

“只有娶来的媳妇……不不！不！你太小了！”

桩桩浑身一震，不由再一次看了看这瘦弱的女娃：我整日攒钱娶媳妇，难道就娶这么个小女娃？这哪儿行呢？他连忙抓住队长的肩：“我说三伯，这不行！我不愿意……”

队长连连点头：“算了算了，刚才那话就算我没说，姑娘，你还是回老家吧！”姑娘双膝跪地，泪水刷刷地流淌：“队长，我，我愿意跟他……愿意！只要你不让我走，我的家，不能回了……”

队长连忙扶起她：“那也好，这样我也向乡亲们有个交待。至于结婚嘛，咱还得按法律来，等到你成年了，婚姻法规定十八岁，到那时去登记，再圆房，行么？”

“嗯，”姑娘连连点头，“只要留下我。”

桩桩双手抓住架子车辕，心里乱得不行：不答应吧，女娃眼见着不能留。答应吧，人家那么小的女娃，咱造孽呢！也好，先以这样的关系留下她，以后再说！

二

榆钱儿站在山头上，眼前是蜿蜒的泾河。河水很清、很蓝，流得很急，就象一条飘摆着的绸带子。“绸带子”打弯儿的地方，抛下一个葫芦形的水湾子，水湾子旁就是那绿树遮掩的村子——葫芦湾。她在那绿的颜色里找见了村东头那棵大槐树。哦，树下，就是我的家了！我将要在这里长期住下去了，

给桩桩做媳妇，一直到老死，都在这陌生的地方。当然，这地方挺美，但终究比不上生我养我的家乡呀！啊，我的家，那棵弯曲着腰身的大枣树，一到七月七，那青色的枣子就红了脸，再也不象小妞儿那样羞羞答答地藏树叶下了，而是大胆地探出头，露出身，惹得人直流口水。可是，我再也回不去了，没法儿回去了。半晌，她才转过脸来，看着身旁的新土堆。土堆前插着缠有纸条儿的柳木棍。这是她爹的坟，这是她插的纸棍。她看着那纸棍，想起桩桩在埋她爹时对她说的话：“让老人头枕土塬，脚蹬泾河，睡安稳。”安稳，他是睡安稳了，可我呢？我安稳吗？爹，可怜的爹！

她不知娘是什么时候死的，打从她记事起，就只和爹一起过。她很早就学会了做针线，很早就学会了做乡里的饭食。她虽然和其他孩子一样上了学，但她一回家就忙家务。隔壁枝香常到她这里玩，她问枝香：“你咋不做活呢？”

“我有娘呀。”

哦，她不吭了。她没有娘，她该受苦。

自从村里闹起派仗以后，庄稼活干一阵撂一阵的，分到家里的粮食装不了一麻袋。爹常为此发愁发火，一发火就打她，打完了又抱着她哭。一个月前，爹又常常很晚才回家，她问爹去干啥，爹说出去散散闷气，她不吭了，她明白爹心里很烦闷，“文革”搞得庄稼人的日子不好过。

那天晚上，风吹得树梢儿呼呼地响，她很害怕，就合衣坐在炕上，坐着坐着就睡着了。忽然，她被爹摇醒了，只见爹一脸惊慌：“妞，快走，快跟爹逃！”

“逃？”她吓了一跳，“为啥？”

“啪哒啪哒！”屋外一阵响，爹猛地跳到屋外，一看是门帘被风吹得摆动，就赶快跳进屋，“别啰嗦，快走！走晚就没命

了！”

于是，在初春料峭的寒风里，在漆黑的夜里，父女俩只带了几块冷红薯，急匆匆逃出了生养他们的家乡，一直跑到了杨集火车站。这里正好停着一列货车，父女俩就扒上了一节敞篷车，颤兢兢地挤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。

“呜——”列车一声吼，她猛一哆嗦，问爹：

“咱往哪儿逃呀？”

“别吭！”爹紧张地四处望着，直到火车缓缓开动，才猛一低头，额头抵在膝盖上，喃喃道：“听天由命吧！”忽而哭了，“呜——呜——”

看着爹，她不知咋办了，使劲儿摇爹的肩，但爹的哭声就是止不住。也就在这时，无情的老天又下起了雨，先是细细的雨丝，片刻就如瓢泼了，她还从来没有这样无遮无掩地挨大雨浇，她浑身发抖，紧紧地依偎在爹的怀里：“爹，咱为啥这样不要命地逃啊？”

“别问，妞儿！别问！爹心里象刀割。”

她很听话，不问了。但爹终于说出来了：在闲得发慌的时候，他到村西头的马窖子里去看别人赌钱。开头几天，他还苦口婆心劝说乡亲们不要赌钱，看着谁输了钱心里难受得不行，这都是血汗钱哪！可是别人抢白他说：“眼下谁疼谁啦？批斗会上斗死人又有谁管呀？”他不吭了。他和几个老人一起在窖子外闲唠，顺便给大家“望个风”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有一天造反派突然包围了马窖子，不仅抢走了大家的钱，还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在开黑会，全都抓了去。他在混乱中逃脱了，急忙赶回家，领着妞儿连夜逃出了村。

想到这些，榆钱儿又泪花花的了：“可怜的爹，可怜的我……”她四处一瞅，发现南边有一丛迎春花丛，花早开过了，

只剩下绿绿的叶、青青的枝。她折了几枝，细心地插在了爹的坟头上，插得很深，又用手压了压。她想：再过几年，这几枝就会蔓延开来，把坟盖满。每当春来了，花开了，爹都会看到花的颜色，闻到花的香气。爹，姐不恨你！不管咋说，姐儿遇了个好人，姐儿担心在这乱乱的世上没人管呢，没承想桩桩心肠那么好，并没想啥报答就答应照看你！你去了，又是他安的葬，他还答应收留我呢，答应让我做他的媳妇，做媳妇不就是住到一块儿么？我们已经住在一块儿了。他家只有一条炕，昨夜我靠在炕墙上想你、哭你，睡着了。等我醒来，天已大亮了，我身上盖着被子呢！我睁眼一看，他已坐在炕边上，看着我呢！见我睁开眼，他咧咧嘴：“还瞌不瞌？”我连忙起来了。他赶紧端来一盆热水让我洗脸。洗完脸，他又拿来一把紫红色的枣木梳子，一面鹅蛋形的小镜子，让我梳头。等我梳完头，他就端来了早饭：一碟酸菜，一碗玉米糝糝，那金黄色的糝糝散发着喷喷的香气。糝糝很稠，筷子都能撮起来，咱家几年来都没喝过这稠的糝糝了。我就大口大口吃起来。他站在一旁看着我吃，提醒我：“就着菜，别急，小心噎住了。”我连忙点点头，就了一口酸菜。我这才发现他没吃，就叫他吃，他咽了一口唾沫：“你吃，你吃，我，我好说。”我吃完了，他问：“够不？”我还真想吃，但又怕他没吃的了，就说够了。他把碗端走了。我跟他又到厨房一看，锅里只剩一勺饭了。我急了：“你吃啥？”他咧咧嘴：“我身骨硬，吃啥都长肉。”说着把那一勺饭盛到碗里，又揭开后锅盖，呀，里头煮的全是干红薯叶子。他把红薯叶子舀到碗里和那糝糝搅了搅，对我说：“我就爱吃这。”我不信他，但心里沉得说不出话来。他放下碗，又拿起锅铲，“嗞嗞”把糝糝锅底儿铲了下来，那黄黄的、卷卷的锅底儿，在家时你都让我吃。他铲下后，盛在碟儿里，洒了点盐沫沫，也硬

叫我吃。我哪能吃下呀！我哪能看着他吃红薯叶子我吃锅底儿呀？我说：“我不吃，你吃！”他又咧咧嘴：“我早看出来，你没吃够！你正长身子呢，得吃好点！年轻时做下病，成了年后悔都来不及了，快吃啊！”“不！”我把碟子往他面前一推：“你吃嘛，你不吃我难受！”一听这话，他看了我好大一会儿，才说：

“好，咱俩一人一半儿！”爹，你看他多好！姐儿遇见这么好的人，你能不放心么？他们说到年龄了给我圆房呢。圆房是啥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只要跟他住在一块儿，我心里就沉实。爹，不能再看你了，村里飘炊烟呢，我得回家去了，去给他做饭。

榆钱儿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拨着树枝儿朝山下走去。快到山下时，她发现小路上站着一个人。她一看，那不是桩桩吗？她立即跑过去，叫道：“大叔——”

“别……”桩桩下意识地搓搓裤管，“别这样叫。外人听见了，怕你住不下去呢！”

“那，”她跑到他跟前，“那叫你啥？”

“嗯，”他嘟囔片刻，“在咱这儿，咱这关系，啥都不叫。嗯……就是白搭话，想说话了，‘哎’一声或‘喂’一声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噢。”她见他说得那样认真，也认真地点点头，“那我往后就叫你哎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哎，咱回家吧。”

“咱回。”

“哈哈！”“嘻嘻！”突然飞来一串笑。树丛背后闪出了两个女人，一个是穿花布衫的青年媳妇金凤，一个是顶着青布帕帕的四十来岁的二嫂。二嫂一个劲地抿着嘴笑，可金凤却笑着唱

起来。

关了门，吹了灯，
两口子说话怕人听。
一个被子薄，两个被子厚，
悄悄话儿说不够！

桩桩红了脸，一跺脚：“金凤！你你……”

榆钱儿却觉得这两个人怪有意思的，竟也跟着笑了。

“真乖！”金凤过来，抓住榆钱儿的手，“心里纯得象泾河水，走，跟嫂走！”瞥了桩桩一眼，“嫂要好好给你教教，别让这坏男人占了便宜！”

榆钱儿一听，看着桩桩：“他是好人！”

“嘻！”金凤乐了，“看看，刚进门两天就护男人！”

二嫂没笑，她定定地看着榆钱儿，猛地伸胳膊搂住榆钱儿，搂得很紧，将脸蛋子贴着榆钱儿的脸蛋子：“我的好妹妹。”

桩桩在一边搓起手：“嗟——嗟——”

三

天很黑，没有月亮，没有星星，仅有沁凉的大风呼呼地吹。桩桩敞着怀，夹袄襟子被风吹得一闪一闪的，裸露的胸怀似乎并不感到风的冰凉。他大张着嘴，粗重地呼吸着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走。

二嫂家娃结婚，叫他去帮了两天忙。晚上吃了饭，新郎新娘入洞房了，村里的同辈人大都去闹洞房，他刚要回家，二嫂喊住了他。

二嫂是个苦秧秧，三岁时死了爸，跟着寡母苦熬到解放，过了几天松心日子，刚要结婚，妈去世了。过门后，在她生了杠子那年夏天，丈夫收麦回来，猛吃了两老碗干面条，又喝了一瓢凉水后，不多一会儿就在院子里惨叫着打起滚来，邻里街坊说啥的都有，说她命贱命苦，但更多的是说她命硬尅夫！可是，多年来跟着寡母苦熬的生活，养成了她惊人的忍耐性，她没有到丈夫坟头去诉说，也没有去骂街泄怨恨，她默默地抱起杠子，迈上了苦熬青春的守寡道路，为了母子俩的生存而颠沛奔波。终于，她以自己的青春为代价，以自己一脸的枯皱纹纹换来了儿子的成亲。多少人祝贺她，多少人夸她，可她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：多年的夙愿如了愿，可她心里咋的有些空空落落的呢？她端上一碟炒白菜，一壶白酒，给桩桩面前的低桌上一放：“自己倒，自己喝。”

桩桩喝了两杯，冲得鼻子直发麻。他揉揉鼻子，咂咂嘴，看着二嫂，不知啥意思。

“再喝。”二嫂又说。

他又喝了一杯，又看着二嫂。二嫂问：“榆钱儿进门一年了，咋样？”

还用问吗？看看我身上穿的，虽说尽补丁，但干干净净，熨熨贴贴。再看看我脸上气色，都是她做得饭可口嘛！那么一点点粮食，她倒能掺和着维持下来，再瞧瞧我那院儿，屋里屋外，爽净得有个柴枝枝么？他朗声说道：“好得很。”

“呸！”叔伯哥长命从屋外走进来，听这话，笑了。

“好得很，哪里好得很？”

“嗯，”他认真回答，“她手脚勤，脾气温，会过日子了。”

“单这些？”

“这，不少了。”

“我问你，我们啥时能见到小侄子？”

“小……侄子……”桩桩明白了，脸腾地红了，嗫嚅道，“她还是个小女娃……再说，她愿意也得等到……十八再圆房。”

“你呀！”长命拍拍炕边，摇摇头，“怪不得村里人叫你闷坛，你真是个闷坛！你等吧，你等到她十八，她啥事都懂咧，她能看上你一脸枯皱皮？她还不挂个年青英俊的？你能守住她？”

“是的，”桩桩心里沉沉的，“这事，我也想过，可……她如今，如今……还小。”

“小啥？我娘家五婶十六岁就抱娃咧！她今年却十五咧！十五咧！知道吗？”

“十五咧，”他喃喃道，“十五咧……”

“闷坛！大闷坛！没想到你跟她一条炕睡了一年不动手脚！”

“哈哈——”屋那边闹洞房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掘到一块儿！掘到一块儿！”

片刻：“好了，吹了灯！”

“——二！唱！”

满屋的人齐声唱了起来：

河北岸有个女娃子，

梳了一根大辫子，

下了花轿没影子，

人们突然不唱了，一起道白：“钻哪儿咧？”

忽又一起唱：

媒人揭开花被子，